**語言藝術**

邵頌雄

近年流行以「語言藝術」作為貶詞，譏諷那類閃爍其詞、隱瞞誤導的「荒」話。然其所謂「藝術」，往往是亂搬龍門的詭辯，扭曲字義或文意，以轉移視線或自圓其說。

此言「藝術」者，當然是暗指「偽術」而言。凡所表現，惟停留於技巧層面，即使辭令動聽，亦僅為「術」而非「藝」。《論語》提出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」，可謂一針見血，說明從言詞可窺探心態的道理。

佛家的「正語」，為修行樞紐「八正道」的其中一支，然「正語」非指「正確的語言」。電影《神探白朗：福比利大宅謀殺案》（*Knives Out*）中，由基斯杜化龐馬（Christopher Plummer）飾演的偵探小說作家，教導戲中另一角色，如何在每一句都誠實正確的情況下，把句子次序稍作調動，便成為了毫無破綻的謊話。「正語」所重，不僅在於字句和文意的關節上並無弄虛作假，更在於說話者能秉持不為自利而偏私的心態。所言「正」者，以不偏不倚為其出發點。

另有「十不善」之說，涵蓋身、語、意三業，其中語業之不善，包括妄言（「不知言知、知言不知，不見言見、見言不見」一類之謊言）、綺語（「非時說，不真實說，無義說，非法說，不止息說」等阿諛奉承之無義利語）、惡口（「辭氣麤獷，惡聲逆耳，眾所不喜，眾所不愛，使他苦惱，令不得定」等謾罵詛咒）、兩舌（「欲離別他，聞此語彼，欲破壞此，聞彼語此」之離間語）等四，詳見《中阿含經 • 業相應品思經》。如何不犯此四業，可視為「正語」的基本規範。

然如前所說，心術不正者，也能在不妄言、不綺語、不惡口、不兩舌的前提下，搬弄出比謊話更虛妄的「真話」、比阿諛奉承更為逢迎的「剛直不阿」、比粗口難聽百倍的「和諧語」、比挑撥更能離間的「團結同行」。若能於經典的字面意義外，深入體悟「正語」背後的語境、自覺話語背後的動機，可讓學人不止步於教條式的盲從，而把僵滯的戒律活化，按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等融入生活之中。

泰國著名佛教社運領袖Sulak Sivaraksa（通常敬稱為Ajahn Sulak，中文譯名有作「蕭素樂」、「蘇拉克 • 西瓦拉薩」等），於八十年代末提出徹底改革陳腐僵化的教行，發展出對現代社會更關切、更深刻的詮釋。以「不妄言」為例，Ajahn Sulak認為對於「真實語」的追求，應擴展至廣告、傳媒、教育等，不但要具備慎思明辨的能力，分辨新聞的真假、宣傳的虛實，更重要是從教育中培養出求真的態度。

Ajahn Sulak亦對四諦、四無量心、五戒、緣起等佛家教法，一一予以作出深度的重新詮釋，卻都是不離原義的基礎上，引領讀者反思教法如何啟迪學人深刻認識人性、積極投入社會。三十年後的今天，卻已是另一個世代。同樣以「正語」為例，現在我們關注的，尚有社交媒體的偏頗資訊、網紅KOL為語不驚人誓不休的誇誇其談、隱身互聯網而發出不負責任的留言，當然還有新聞上不斷聽到的「語言偽術」。

言說中具備忠於真實的自覺、本於利他的慈悲，才是堪稱語言藝術的佛家「正語」。